

二十二史劄記附補遺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商務印書館

二十二史劄記

附補遺

(三)

趙翼撰

廿二史劄記卷八

八王之亂

惠帝時八王之亂。晉書彙敍在一卷。通鑑紀事本末亦另爲一條。然頭緒繁多。覽者不易了。今撮敍於此。
武帝臨崩。欲以汝南王亮司馬懿之子與皇后父楊駿同輔政。駿匿其詔。矯令亮出鎮許昌。惠帝既立。賈后擅權。殺楊駿。廢楊太后。徵亮入。與衛瓘同輔政。亮與楚王瑋武帝第五子不協。瑋諂於賈后。誣亮瓘有廢立之謀。后乃使帝詔瑋殺亮瓘。又坐瑋以矯殺亮瓘之罪。卽日殺瑋。后益肆淫恣。廢太子遹。惠帝長子弑楊太后。時趙王倫在京師。懿第九子素諂賈后。其嬖人孫秀說以太子之廢。人言公實與謀。宜廢后以雪此聲。倫從之。秀又恐太子聰明。終有疑于倫。不如待后殺太子而廢后。爲太子報讎。可以立功。乃使后黨諷后。后果殺太子。倫遂矯詔與齊王冏齊王攸之子率兵入宮。廢后幽于金墉城。尋害之。倫自爲相。國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孫秀等恃勢肆橫。冏內懷不平。秀覺之。出冏鎮許昌。倫僭位。以惠帝爲太上皇。遷于金墉。于是冏及河閒王容司馬孚之孫成都王穎武帝第十六子共起兵討倫。倫兵敗。其將王輿廢倫斬秀。迎惠帝復位。倫尋伏誅。穎遂還鄴。冏入京。帝拜冏大司馬。如宣景輔魏故事。冏大權在握。沈湎酒色。不入朝。坐召百官。恣行非法。有校尉李含奔于長安。詐稱有詔使河閒王容討冏。容遂上表請

廢問以成都王輔政并檄長沙王乂爲內主。武帝第六子問遣兵襲乂。乂徑入宮奉帝討斬問。容本以乂弱問強。冀乂爲問所殺。而以殺乂之罪討之。因廢帝立穎。已爲宰相。可以專政。及乂先殺問。其計不遂。穎亦以乂在內。已不得遙執朝權。于是容遣將張方率兵與穎同向京師。帝又詔乂爲大都督。拒方等連戰先勝。後敗。東海王越在京。司馬泰之子慮事不濟。與殿中將收乂送金墉。乂爲張方所殺。穎入京尋還于鄴。容表穎爲皇太弟。位相國。乘輿服御及宿衛兵皆遷于鄴。朝政悉穎主之。左衛將軍陳眕不平。奉帝討穎。穎遣將石超敗帝于蕩陰。超遂以帝入于鄴。平北將軍王浚起兵討穎。穎戰敗。仍擁帝還洛陽。時容遣張方救穎。方遂挾帝及穎歸于長安。容廢穎立豫章王熾。武帝第二十五子惠爲皇太弟。東海王越自徐州起兵迎大駕。容又命穎統兵拒之。河橋戰敗。越兵入關。奉惠帝還洛陽。穎竄于武關。新野間有詔捕之。爲劉輿所害。容亦單騎逃太白山。其故將迎入長安。有詔徵容爲司徒。容入京。途次爲南陽王模所殺。惠帝崩。懷帝卽位。越出討石勒而卒。此八王始末也。

趙王倫將篡時。淮南王允。武帝弟在京師。舉兵欲誅倫。爲倫所殺。又吳王晏。亦武帝子亦助淮南王允攻倫。兵敗被廢。後長沙王乂及成都王穎相攻時。晏又爲前鋒都督。此二王俱不在八王之內。

晉書所記怪異

採異聞入史傳。惟晉書及南北史最多。而晉書中僞僞諸國爲尤甚。劉聰時。有星忽隕於平陽。視之則肉。

也。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臭聞數里。肉旁有哭聲。聽后劉氏適產一蛇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乃在隕肉之旁。哭聲乃止。又豕與犬交於相國府門。豕著進賢冠。犬冠武冠帶綬。豕犬並升御座。俄而鬪死。聰子約死。一指猶暖。遂不殯。及甦。言見劉淵於不周山。諸王將相皆在。號曰蒙珠離國。淵謂曰。東北有遮須夷國。無主。待汝父爲之。三年當來。汝且歸。既出道過一國。曰猗尼渠餘國。引約入宮。與一皮囊。曰。爲我寄漢皇帝劉郎。後來當以小女相妻。約歸。置皮囊於几。俄而甦。几上果有皮囊。中置白玉一方。題曰猗尼渠餘國天王敬寄遮須夷國天王。歲攝提。當相見。聰聞之曰。如此。吾不懼死也。至期。聰果死。劉曜時。西明門吹折大樹。一宿而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二寸。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腳。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柯條遂成大樹。石虎時。太武殿所畫古賢像。忽變爲胡。旬餘。頭皆縮入肩中。此數事猶可駭異。而皆出於劉石之亂。其實事耶。抑傳聞耶。劉石之凶暴本非常。故有非常之變異以應之。理或然也。他如干寶父死。其母妒。以父所寵婢推入墓中。後十餘年。寶母亡。開墓合葬。而婢伏棺如生。經日而甦。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在地中亦不惡。既而嫁之生子。此事殊不可信。然寶因此作搜神記。自敘其事如此。若果非真。豈肯自訐其父之隱及母之妒耶。則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也。至晉書所載怪異尙多。固不必一一爲之辨矣。

東晉多幼主

晉南渡後。惟元帝年四十二卽位。簡文帝年五十一卽位。其餘則踐阼時多幼弱。明帝二十四歲。成帝五

歲。康帝二十一歲。穆帝二歲。哀帝二十三歲。廢帝二十一歲。孝武帝十二歲。安帝二十二歲。至恭帝卽位。年三十二。而國已歸劉宋矣。蓋運會方隆。則享國久長。生子亦早。故繼體多壯年。所謂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及其衰也。人主旣短祚。嗣子自多幼沖。固非人力所能爲矣。然東晉猶能享國八九十年。則猶賴大臣輔相之力。明帝、成帝時。有王導、庾亮、郗鑒等。康帝、穆帝時。有褚裒、庾冰、蔡謨、王彪之等。孝武時。有謝安、謝元、桓沖等。主雖孱弱。臣尙公忠。是以國脈得以屢延。一桓溫出而宗社幾移。迨會稽王道子昏庸當國。元顯以狂愚亂政。而淪胥及溺矣。國家所貴有樹人之計也。

晉帝多兄終弟及

晉司馬師、司馬昭相繼專魏政。是開國時已兄弟相繼。後惠帝以太子、太孫俱薨。立弟豫章王熾爲皇太子。卽位。是爲懷帝。成帝崩。母弟岳立。是爲康帝。皆庚后出哀帝崩。母弟奕立。是爲廢帝。海西公皆章太妃出安帝崩。母弟德文立。是爲恭帝。皆陳太后出以後惟北齊文宣、孝昭、武成亦兄弟遞襲帝位。然孝昭廢濟南王而自立。武成廢樂陵王而自立。非晉之依次而立也。

愍元二帝卽位

晉懷帝永嘉五年。爲劉曜所擄。次年。賈疋等已奉秦王鄴爲皇太子。都於長安。然猶未卽尊位。直至永嘉七年。懷帝崩。問至。始稱帝。是爲愍帝。愍帝建興四年。降於劉曜。次年。元帝稱晉王於建康。亦未卽尊位。又

明年愍帝崩。問至。始稱帝。流離傾覆中。尙有不忍其君之意。可謂合乎禮之變者也。

僭僞諸君有文學

晉載記諸僭僞之君。雖非中國人。亦多有文學。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尙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爲君子所恥。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沈精積思。不舍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從崔岳質通疑滯。旣卽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間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慕容皝尙經學。善天文。卽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儁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氏人乃求學耶。及長。博學多才藝。旣卽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登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爲太子時。與范勛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淳于岐等皆耆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興聽政之暇。輒引龕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咏。王尙。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學。皆嘗游集。淳于岐疾。興親往問疾。拜於牀下。李流少好學。李

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沮渠蒙遜博涉羣史。曉天文。赫連勃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微爲答書。默誦之。召劉使至前。口授舍人爲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爲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

九品中正

魏文帝初定九品中正之法。郡邑設小中正。州設大中正。由小中正品第人才。以上大中正。大中正核實。以上司徒。司徒再核。然後付尙書選用。此陳羣所建白也。然魏武時何夔疏言。今草創之際。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宜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序。無相踰越。則賢不肖先分。傳杜恕亦疏言。宜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恕此又在陳羣之前。蓋漢以來。本以察舉孝廉爲士人入仕之路。迨日久弊生。夤緣勢利。猥濫益甚。故夔等欲先清其源。專歸重於鄉評。以核其素行。羣又密其法而差等之。固論定官才之法也。然行之未久。夏侯元已謂中正干銓衡之權。元而晉衛瓘亦言。魏因喪亂之後。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此法。粗具一時選用。其始鄉邑清議。不拘爵位。褒貶所加。足爲勸勵。猶有鄉論餘風。其後遂計資定品。惟以居位爲重。是可見法立弊生。而九品之升降。尤易淆亂也。今以各史參考鄉邑清議。亦時有主持公道者。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令婢丸藥。客見之。鄉黨以爲貶議。由是沈滯累年。張華申理之。始舉孝廉。壽閻又亦西州名士。被清議。與壽皆廢棄。何攀卞粹因弟裒有門內之私。粹遂以不訓

見譏被廢

傳下壺

并有已服官而仍以清議升黜者。長史韓預強聘楊欣女爲妻。時欣有姊喪。未經旬。張輔

爲中正。遂貶預以清風俗

傳輔

陳壽因張華奏。已官治書侍御史。以葬母洛陽。不歸喪於蜀。又被貶議。由此

遂廢

壽傳

劉頌嫁女於陳嶠。嶠本劉氏子。出養於姑。遂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

傳頌

李含爲秦王郎中令。王薨

含俟葬訖除喪。本州大中正以名義貶含。傳咸申理之。詔不許。遂割爲五品

傳含

淮南小中正王式父沒。其

繼母終喪。歸於前夫之子。後遂合葬於前夫。卞壺劾之。以爲犯禮害義。并劾司徒及揚州大中正。淮南大

中正含宏徇隱。詔以式付鄉邑清議。廢終身

傳壺

溫嶠已爲丹陽尹。平蘇峻有大功。司徒長史以嶠母亡。遭

亂不葬。乃下其品

傳倫

是已入仕者。尙須時加品定。其法非不密也。且石虎詔云。魏立九品之制。三年一清

定之。亦人倫之明鏡也。先帝黃紙再定。以爲選舉。今又閱三年。主者更銓論之。是魏以來尙有三年更定

之例。初非一經品定。卽終身不改易其法。更未嘗不詳慎也。且中正內亦多有矜慎者。如劉毅告老。司徒

舉爲青州大中正。尙書謂毅旣致仕。不宜煩以碎務。石鑒等力爭。乃以毅爲之。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

彈貶。自親貴者始

傳毅

司徒王渾奏。周馥理識清正。主定九品。檢括精詳。褒貶允當

傳馥

燕國中正劉沈舉。霍

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沈上書謂原隱居求志。行成名立。張華等又特奏之。乃爲上品

傳李重

張華素重張

軌。安定中正蔽其善。華爲延譽。得居二品

傳軌

王濟爲太原大中正。訪問者論邑人品狀。至孫楚。則曰。此人

非卿所能目。吾自爲之。乃狀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

傳楚

華恆爲州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恆所黜

傳恆

韓康伯爲中正。以周總居喪廢禮。脫落名教。不通其議。康伯陳慶之子暄。以落魄嗜酒。不爲中正所品。久

不得調。慶之傳

此皆中正之秉公不撓者也。然進退人才之權。寄之於下。豈能日久無弊。晉武爲公子時。以

相國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十二郡中正。共舉鄭默以輩之。默傳劉卞初入太學。試經當爲四品。臺吏訪

問。助中正探訪之人

欲令寫黃紙一鹿車卡不肯。訪問怒。言於中正。乃退爲尙書令史。卞傳孫秀初爲郡吏。求品於

鄉議。王衍將不許。衍從兄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誅。而戎衍獲濟。戎傳何劭初亡。袁粲晉臣

來弔。其子岐辭以疾。粲獨哭而出。曰。今年決下婢子品。王詮曰。岐前多罪時。爾何不下。其父新亡。便下

岐品。人謂畏強易弱也。何劭傳

可見是時中正所品高下。全以意爲輕重。故段灼疏言九品訪人。惟問中正。

據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孫。卽當途之昆弟。灼傳

劉毅亦疏言高下任意。榮辱在手。用心百態。求者萬端。毅傳此

九品之流弊。見於章疏者。眞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

路。選舉之弊。至此而極。然魏晉及南北朝三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蓋當時執權者。卽中正高品之人。各

自顧其門戶。固不肯變法。且習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視爲固然。而無可如何也。

六朝清談之習

清談起於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莊。謂天地萬物皆以無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而不存者也。

王衍傳

是時阮籍亦素有高名。口談浮虛。不遵禮法。裴頠傳籍嘗作大人先生傳。謂世之禮法君子。如螽之處

禪阮籍傳

其後王衍樂廣慕之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天下言風流者以王樂爲稱首

樂廣傳

後進莫不競爲

浮誕遂成風俗

王衍傳

學者以老莊爲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爲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

節信仕進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紀帝

其時未嘗無斥其非者如劉頌

屢言治道傳咸每糾邪正世反謂之俗吏裴頠又著崇有論以正之

傳頠

江惇亦著通道崇檢論以矯之

卞壺斥王澄謝鯤謂悖禮傷教中朝傾覆實由於此

傳壺

范甯亦謂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於桀紂

謂元康以來賤經尙道永嘉之弊由此

傳詹

熊遠陳頴各有疏論莫不大聲疾呼欲挽回頹俗而習尙已成

江河日下卒莫能變也今散見於各傳者裴遐善言元理音詞清暢冷然若琴瑟嘗與郭象談論一座盡

服

遐傳

衛玠善元言每出一語聞者無不咨嘆以爲入微王澄有高名每聞玠言輒嘆息絕倒後過江與謝

鯤相見欣然言論終日王敦謂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於中朝此子復玉振於江表不意永嘉之末復聞

正始之音

玠傳

王衍爲當時談宗自以論易略盡然亦有未了每曰不知此生當見有能通之者否及遇阮

修談易乃嘆服焉

修傳

王戎問阮瞻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指同異瞻曰將毋同戎卽辟之時人謂

之三語掾

瞻傳

郭象善老莊時人以爲王弼之亞

傳庚

桓溫嘗問劉惔會稽王更進耶惔曰極進然是第三

流耳溫曰第一流是誰惔曰故是我輩

惔傳

張憑初詣劉惔處之下座適王濛來清言有所不通憑卽判之

惔驚服

憑傳

此可見當時風尙大概也其中未嘗無好學者然所學亦正以供談資向秀好老莊之學嘗註

解之讀者超然心悟。郭象又從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風遂盛。秀傳潘京與樂廣談。廣深嘆之。謂曰。君天才過人。若加以學。必爲一代談宗。京遂勤學不倦。京傳王僧虔戒子書曰。汝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而便盛於麀尾。自稱談士。此最險事。僧虔傳是當時父兄師友之所講求。專推究老莊。以爲口舌之助。五經中惟崇易理。其他盡閑束也。至梁武帝始崇尚經學。儒術由之稍振。然談義之習已成。所謂經學者。亦皆以爲談辨之資。武帝召岑之敬升講座。敕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帝親與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之敬傳簡文爲太子時。出士林館。發孝經題。張譏議論往復甚見嗟賞。其後周宏正在國子監。發周易題。譏與之論辨。宏正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凜然。譏傳簡文使戚衰說朝聘儀。徐摛與往復。衰精采自若。衰傳簡文嘗自升座說經。張正見預講筵。請決疑義。正見傳伏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每升座講經。生徒常數百人。曼容傳袁憲與岑文豪同候周宏正。宏正將登講座。適憲至。卽令憲樹義。時謝歧何妥並在座。遞起義端。憲辨論有餘。到漑曰。袁君正有後矣。憲傳嚴植之通經學館。在潮溝。講說有區段次第。每登講。五館生畢至。聽者千餘。植之傳鮑暉在太學有疾。請紀少瑜代講。少瑜善談吐。辨捷如流。少瑜傳崔靈恩自魏歸梁。爲博士。性拙樸。無文采。及解析經義。甚有精致。舊儒咸重之。靈恩傳沈峻精周官。開講時。羣儒劉焯。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座。北面受業。峻傳是當時雖從事於經義。亦皆口耳之學。開堂升座。以才辨相爭勝。與晉人清談無異。特所談者不同耳。況梁時所談。亦不專講五經。武帝嘗於重雲殿自講老子。徐勉舉顧越論。

義越音響若鐘咸嘆美之。傳越簡文在東宮置宴元儒之士。威衰邵陵王綸講大品經使馬樞講維摩老子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謂衆曰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具主客於是各起辨端樞轉變無窮論者咸服。傳樞則梁時五經之外仍不廢老莊且又增佛義晉人虛僞之習依然未改且又甚焉風氣所趨積重難返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蓋關陝樸厚本無此風魏周以來初未漸染陳人之遷于長安者又已衰恭不振故不禁而自消滅也

案漢時本有講經之例宣帝甘露三年詔諸生講五經異同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臨決又施讎論五經于石渠閣章帝建初四年亦詔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異同使五官中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作白虎奏議今白虎通是也然此特因經義紛繁各家師說互有異同故聚羣言以折衷之非以此角勝也至梁時之升座說經則但炫博鬪辯而已

清談用麈尾

六朝人清談必用麈尾晉書王衍善元言每捉白立柄麈尾與手同色。衍孫盛與殷浩談奮麈尾盡落飯中。盛宋書王僧虔戒子謂其好捉麈尾自稱談士。僧虔齊書戴容著三宗論智林道人曰貧道捉麈尾三十年此一塗無人能解今始遇之。容梁書盧廣發講時謝舉屢折之廣愧服以所執麈尾贈之以況重席舉張孝秀談義嘗手執柎櫚皮麈尾。孝秀陳書後主宴宮僚所造玉柄麈尾新成曰當今堪捉此者惟張

譏耳。卽以賜譏。又幸鍾山開善寺。使譏豎義。時麈尾未至。命取松枝代之。傳此皆清談麈尾故事也。亦有不必談而亦用之者。王浚以麈尾遺石勒。勒僞爲不敢執。懸於壁而拜之。勒載何充詣王導。導以麈尾指其牀曰。此是君坐也。充傳王濛病篤。燈下視麈尾而嘆。旣沒。劉惔以犀麈尾納之棺中。濛傳蓋初以談元用之。相習成俗。遂爲名流雅器。雖不談亦常執持耳。

騶虞幡

晉制最重騶虞幡。每至危險時。或用以傳旨。或用以止兵。見之者輒慙伏而不敢動。亦一朝之令甲也。晉書。楚王瑋率兵誅汝南王亮及宰相楊駿。徹夜喧鬪。天明。張華奏惠帝。使殿中將軍持騶虞幡。麾衆曰。楚王瑋矯詔。衆皆釋仗而走。瑋遂被擒。瑋傳淮南王允擁兵誅趙王倫。自辰至申。鬪不解。陳准遣騶虞幡解鬪。允兵散。被殺。允傳倫旣篡。王興率兵殺其黨孫秀。使倫爲手詔。迎惠帝復位。傳詔者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文武官皆散走。倫傳長沙王乂發兵攻齊王冏。冏遣董艾率兵拒之。潛令人盜騶虞幡。呼云。長沙王矯詔。乂又稱齊王謀反。冏戰敗。被擒。冏傳南渡後桓玄之變。會稽王道子遣司馬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荆江二州。柔傳王敦犯關。甘卓在襄陽起兵。將襲其後。敦懼。求臺以騶虞幡止之。卓傳桓溫兵東下。殷浩欲以騶虞幡止其軍。溫傳此皆騶虞幡之故事也。他朝未見有用之者。

建業有三城

六朝時建業之地有三城。中爲臺城。則帝居也。宮殿臺省皆在焉。其西則石頭城。嘗宿兵以衛京師。王敦內犯。周札守石頭城。開門納敦。敦遂據之。以敗王師。後蘇峻之反。劫遷成帝于石頭。峻敗。帝始出。盧循舟師將至。朝臣欲分守諸津。劉裕謂兵分則勢弱。不如聚兵石頭。則衆力不分。乃自鎮石頭。果敗賊。宋末袁粲據石頭。欲誅蕭道成。爲道成所殺。當時諺曰。可憐石頭城。寧爲袁粲死。不作褚淵生。梁末王僧辨鎮石頭。陳霸先使侯安都往襲之。石頭不甚高。軍士捧安都投入女垣內。衆隨入。遂執僧辨。後徐嗣徽引北齊兵入石頭。來逼臺城。安都自臺城以甲士突出東西掖門敗之。賊還石頭。遂不敢逼臺城。是也。臺城之東。則有東府。凡宰相錄尚書事兼楊州刺史者居之。實甲嘗數千人。晉時會稽王道子居之。劉裕秉政亦居此。裕出征。則曰留府。嘗使劉穆之監府事。裕討劉毅回。公卿咸候於新亭。而裕已潛還東府矣。宋末後廢帝之弑。蕭道成移鎮東府。順帝紀蕭道成出鎮東府輔政。後進爵齊王。卞彬戲謂曰。殿下今以青溪爲鴻溝。溪東爲齊。溪西爲宋。因詠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陳安成王瑱輔政。入居尚書省。劉師知等忌之。矯詔令其還東府。是也。可見是時二城皆爲要地。宋後廢帝狂暴。阮佃夫欲俟其出游。閉臺城。分人守東府。石城以拒之。會帝不出。乃止。齊豫章王嶷守東府。竟陵王子良鎮石頭。而皆造私第于京師中。遊讌忘返。因范雲謂重地不宜虛曠。嶷乃還東府。子良乃還石頭。緣此二城拱衛京師。最居要害故也。其時尙有冶城。當徐嗣徽等引北齊兵據石頭。而市廛在南路。去臺城稍遠。恐爲城所乘。乃使徐度鎮冶城寺。築壘以

斷之。此又在臺城之南。

南朝多以寒人掌機要

魏正始晉永熙以來。皆大臣當國。晉元帝忌王氏之盛。欲政自己出。用刁協。劉隗等爲私人。卽召王敦之禍。自後非幼君卽孱主。悉聽命於柄臣。八九十年已成故事。晉章華謂姚興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至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於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尙。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於是不得不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宣力勤。便於驅策。不覺倚之爲心膂。南史謂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於是戴法興。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齊武帝亦曰。學士輩但讀書耳。不堪經國。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此當時朝局相沿。位尊望重者。其任轉輕。而機要多任用此輩也。然地當清切。手持天憲。口銜詔命。則人雖寒而權自重。權重則勢利盡歸之。如法興威行內外。江夏王義恭雖錄尙書事。而積相畏服。猶不能與之抗。阮佃夫。王道隆等。權侔人主。其捉車人官虎賁中郎將。傍馬者官員外郎。茹法亮當權。太尉王儉嘗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朱异權震內外。歸飲私第。慮日晚臺門閉。令鹵簿自家列至城門。門者遂不敢閉。此可見威勢之薰灼也。法亮在中書。嘗語人曰。何須覓外祿。此戶內歲可辦百萬。佃夫宅舍園池。勝於諸王邸第。女妓數十。藪貌冠絕當時。出行遇勝流。便邀與同歸。一時珍羞。莫不畢具。凡諸火劑。並皆